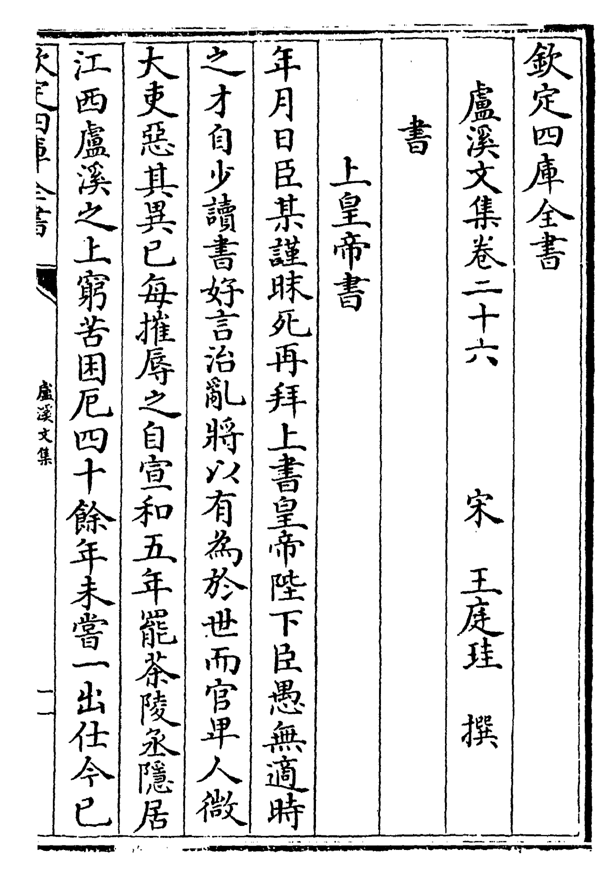


集部



盧溪文集卷二十六

宋 王庭珪 撰

書

上皇帝書

年月日臣某謹眛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愚無適時之才自少讀書好言治亂將以有為於世而官卑人微大吏惡其異已每摧辱之自宣和五年罷茶陵丞隱居江西盧溪之上窮苦困厄四十餘年未嘗一出仕今已

老矣惟遇陛下龍飛以聖德臨御天下屈體求士垂寛容之聽開忠直之路又詔舉山林遺逸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臣於是獲登文石之陛對天顔吐胸臆竊伏自惟國家大事似非疎淺小臣所當言若泛論一二常事迂闊熟爛而不切以汙陛下之聰明則終無補於世臣是以敢不避斧鉞之誅冒進其愚忠竊以天下之事於今為最大而不可緩者惟邊鄙未寧境土未復而已此聖主焦心勞思坐不安席求所以經畫之術而左右大

臣共以為憂者也臣愚以謂此未足為憂而臣之所憂者在陛下立志定謀何如耳臣嘗謂自古帝王肇造區夏興復大業者皆有聽言之明察力行之果斷雖量時審勢事有不同至其策畫之一定卓然有守而不變故能信用忠謀斥去異議卒收成功國家自遭夷狄之禍今四十年異時竭民膏血以充其賂遺割要害形勝之地以塞其姦貪葢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而非謂其可久用也陛下曩居潛藩負剛明之德有奮發果毅之志海

內實徧知之今者奉慈訓登至尊適當夷狄背叛之秋中外臣庶仰德如天日畏威如雷霆莫不延首傾目顒聽所為誠宜赫然奮厲威權震動天下委任賢相良將以掃除宿憤恢復中原此不可復緩之時也臣近奉詔命來趨闕庭聞諸道途採之縉紳咸謂國家長計今已紛紛漸無成說臣竊惑之請為陛下試陳其大略自靖康之初迄於今日敵人多以一和字誤中國何為循而用之猶未已也士大夫有執講和之議者非獨愚無識

其處心積慮止欲固爵位保名寵苟安目前無事而已
非有奇謀遠慮爲宗廟社稷萬世計也且向來何嘗不
與之和哉我之禮日加而彼之姦日肆我之金幣日遺
而彼乃求索愈無窮一旦無隙而舉兵怙恃暴强揺蕩
邊鄙以致天下騷動今若再與之盟彼將復背盟如反
手何則金人之性本反覆無定非可以禮義馴服而我
國家以天子之尊謹守信誓不敢先動坐受其獘而已
如近歲遣使嫚言驁侮朝廷太上皇帝薄其禮而遣歸

中外莫不忻悦使其勢果能芉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則長驅而來亦已久矣故臣嘗謂夷狄不足深憂葢其貪殘暴虐骨肉相賊逆天違人必不能久據中原滅亡可待也第恐河洛韓魏之郊習見金人屢叛盟約本朝惟守和議無復境土之意猝然有一夫奮起殄滅彼國僣據中原則其患愈大其敵愈堅未易測矣今之言和議者止於苟安往往不加慮於此臣願陛下以此深思之與其輕信詭謀移於偏聽寧博採羣議登能庸賢

以張吾已振之威與其幸歲月之安憚勞費罷防秋寧謹修邊備練兵選將以俟其可乘之隙和議斷不可用也近聞官軍既下宿州而將吏復失律此亦兵家常勢竊慮偷惰寡謀異慮之人幸其失而喜攻之以取效於平日而不為國家長慮後顧之計此又為危疑之機以陛下之勇智當可以有為之勢於此亦或蹉跌則他時變故日深一日歲復一歲終無如之何也況今敵勢已斃其國未必帖定特籍其餘虐行其詭計大則恐吾乘

其勢之未固以申其掃滅之威次則恐吾削絕其重幣以潛圖其後此正陛下經營恢復之時而非遲疑寛緩之日伏惟聖策先定於中益務收選人材講求碩畫力圖而謹守之然後振舉大義以掃滅寇讐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天下之大事無過此也臣愚不識忌諱願陛下恕其狂愚而鑒其惓惓之忠實天下幸甚臣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上李丞相書

年月日具位姓某謹齋沐裁書獻於某官閣下某聞天下大亂必有英偉豪傑之士出於其時以任一世大事當危疑顛覆之變衆人倉猝惶急鮮有不失其守而獨能顧視若閒暇舉萬物無足以動其心者此人不特有超世之才而其氣有以勝天下故能整齊乾坤洗光日月成就大事無一蹉跌者皆其氣有餘於中而規畫處置不揺於外也古之建大勲者未有不先定其謀而措之於事伊尹相湯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其說已兆於畎畝之中管仲相齊欲合諸侯攘夷狄雖霸者之業亦決於初見齊侯之日漢高祖兵衄於楚下馬踞鞍而問張子房謂英布（黥布姓英氏）彭越兩人可急使而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卒破楚興漢用此三人之力諸葛孔明高卧隆中一見先主與之論曹操孫權人物先取劉璋資巴蜀之饒以爭天下終其身無一言不驗歷觀前世君子遭風雲之變夫傾危整奔潰氣為主而謀輔之是以臨大事而不亂否則遇事倉惶鮮不至於

敗者國家曩時承平久武備𢡟朝廷狃於宴安宣和之末變生倉猝敵騎臨東都城門公卿大臣搏手無他策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其計止於求和惟相公力陳攻戰之策出身為社稷犯不測之險幾成大功是時京師甲馬勁卒尚可以戰若席卷以出可一鼓而得也至今忠臣義士憤惋嘆息以謂當時若用相公之謀豈復有後來之禍其事昭若日星今皆可覆不惟當時可用而至今猶可用也豈非氣有以蓋天下之人而謀慮有以審

天下之勢耶自憸人柄朝十年之間宰相更用事率不過一二歲罷黜大抵規摹一律皆出於卑陋淺近不足以興起天下之大事由此宗廟社稷之靈啟寤聖主赫然排羣議起相公於寂寞之濵方淮甸用師控扼上流豈特當一面而已實安危之機也然相公之志氣已見於靖康之初其關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固非一介愚儒所能窺測今尚有可言者皆相公之細事而猶未獲見也豈經營軍旅之急而未暇耶葢天下之事有若甚

徵而其勢甚大治亂之萌莫不有勢言治者必審其勢於未形之中無使至於亂若坐觀其變而安於所忽則恐至於不可救且今日大勢所可憂者人心最爲可畏而夷狄不與焉人心或揺何事不生其禍有甚於夷狄人心寧而天意得則叛臣逆賊可搴旗而下夫與强敵對壘而我之國與民不可使先困若一戰而得京師再戰而下河北此亦用兵必然之勢也然以先困之力供此必然之勢而欲措其國於久安有道於此惟使吾不

先困而已今諸軍大將氣色精明張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十萬所嚮無前可以大舉然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大舉之後其勢不一用事者固嘗歷算周思審其勢而逆為之計矣不然恐事至而惑忽有蜂蠆起懷之變度其力不能任則辭而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於斯時也相公其當之乎葢慮不先定不可以應猝惟沈識遠慮高視世表者能經畫大勢於無形之中天其意者亦俾相公究知天下疾苦稔熟具瞻然後當國葢此

亦大事存亡之所從出決非近日數君子之所能辦何哉其規模狹陋不知變更所以治具卒不張闉相公即日任其責其監數子之失亦思有以易其轍乎昔裴度之討淮西切於餽餉皇甫鏄以聚歛勾剥為宰相而度極論鏄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時帝方倚度破賊而度之言如此卒成伐蔡之功近世有王朴者為周世宗獻平邊之策鑑唐晉之失其說曰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

之之術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朴當五代衰亂之時而知出此使遭明主其所就當如何曁我藝祖平定四方攻取之略皆如朴言然則自古賢人君子之舉事雖行師調度之急未有不以人心為本也不然德宗之討李希烈宰相非其人而陳京趙贊請稅屋架貸賈緡内怨外忿卒至於亂其效亦可見矣今國家軍旅方興供億無涯而某乃於此時區區言人心可畏蓋畏人心則暴斂豪奪之法不

得施於今日然而兵食不足豈無説乎嘗試以江西考之財用自有本源未嘗竭也每有軍需轉運司飛符急於星火止曰於諸司封樁内要若干而已至於本末盈虚之數封樁之所從出轉運司盇懵然不知也州縣乘其急緣之為姦無所不至不獨於此時獲免貪惏之罪而轉運司復稱揚其才以為能辦事此風一煽人争為之委官剗刷絡繹在道惟取空文視歷尾見在憑供帳狀而已至於盜隱乾沒則納賂胥吏而不究剗刷之官雖

欲加意而本無才術漫而不能省也如此則雖山海之物椎肌斵髓以供終莫能贍葢財用之失其源非特諸路也上自朝廷主計之臣一切出於無術唯聞賣官爵降度牒甚者至於歛僧道賣户帖此雖不得已而行官司如能盡收其錢以濟軍興猶有所補今則徒知賣且歛而不復檢校其虧盈則所失亦多矣厥今天下所以大弊皆原於小人先壊其法制然後得肆其姦由是廉恥道喪守宰狼藉獄以賄成民氣寃塞枉不獲伸則揭

挺報讐白晝殺人因以亡命遂成兇盜且天子以生人付守宰治之使其不能自辯於刺史縣令之庭而白刃相讐於閭里之中官司坐視而不能討天下之亂有大於此者乎今江西盜賊所以未盡平者其釁皆如此夫非官吏刻剥驅迫以成則不平而報讐以起也近有官司尚不究其源常抑壓被害之家使不得訴而反為奸語以自媚於賊以此為消盜賊之術無乃闊踈而不當於人心恐銜冤之民不逞亦操戈而起則寃愈煩而盜

賊不勝其多矣去年相公初來鎮南諸州盜賊震恐縮頸不敢摇厥後聞有小人妄言利害獻招安之策於是羣兇復跳聚山林而陰結州縣以求招安大抵近時盜賊剽掠金帛皆以啗州縣之吏及士大夫之不廉而能遊者遇官兵捕迹急則議請招安以緩誅討且今日所謂盜賊者非有姦雄才智之人徒操鉏耰棘矜依險阻刼財幣耳所至聚落復有豪民為之囊槖其根株窟穴姓名皆可識也官司若先究治州縣之吏而責囊槖之

家則一保伍之力可按圖而縛也此小盜而官不能治恐養成異日背脇疽根忽然潰裂四出而不可救則豈止數倍今日之力哉伏願相公視今日之弊須痛掃除葢因循苟簡之習慮不及遠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考之於古曠日持久未有能免於禍災者也雖然賢人君子尚有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災稔禍變而悔之無及相公即日入覲天子秉鈞軸議論大事自有素定之謀其計秘世莫得聞也某江西書生

天稟介拙宣和初得官湖南見上下怠玩無益於時歸卧山間十五年矣未嘗識中朝士大夫唯是仰服相公之勲德赫然驚人平昔無因進望履舄今兹伏遇相公開藩作鎮一方招納天下之士不問疎賤則採取風俗利病閭閻所患苦者數事别爲劄目隨書以獻直率愚衷惟相公察之不宣某再拜

盧溪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盧溪文集卷二十七

宋 王庭珪 撰

書

上趙丞相書

竊以軍國之機安危大計惟幄自有成算僚屬得預僉謀非幕中之事固不當輕議愚獨以謂相公負中外之望雖作鎮一方而控扼上流蔽遮江浙朝廷恃之以為安非直藩宣屏捍一方利害而已自開幕府以來延問

民瘼講求治道無非繫天下國家所以安危雖蕘夫牧兒皆得罄所欲言某用是輒敢有獻焉葢中原大亂於今十年廟堂之上執政大臣討謨獻納與夫百執事謀臣辯士人人皆能言其弊而莫能去其害者其故何哉豈其根堅穴深終不可去而去其害者當自有時邪葢天之於是時也必生是人古者多事之際有能建非常之功者必須有非常之人適當於此時然後能為國家排難解紛驚世絶俗而後世不可及也不然何十餘年

間言治者紛紛而大臣更出迭入卒無補於禍亂大抵
風俗浸淫其弊根於崇寧以來三四十年牢不可破雷
同是非醒醉不分上下相師恬不知怪朝廷每一處置
之事一下諸路監司府縣悉委刀筆吏互翻故紙相欺
蔽偷為苟且一切之計如此而望治道之隆未可翹足
而俟也苟非天生大賢君子出而任事以身任天下國
家之重取其宿弊至誠而更張之期於果斷而力行則
恐曠日持久靡靡然日入於敗亂遂致不可支持昔漢

宣帝中興魏相丙吉總領衆職外得良二千石與之共理其術止於循名責實而治效光於前世其後張禹胡廣持禄苟安遂成末年之禍西漢之衰議者歸咎於廣禹此大臣不任之過也恭惟安撫相公威德偉望鎮服人心自靖康變故之初天下望以為相延首跂踵以至今日者亦羣邪所忌嫉而時俗使然也天將厭亂起相公於海濵授以弓矢斧鉞之雄藩維要地影援荆襄控制表裏財用根本人物淵藪皆出於是其任豈不重哉一

旦入而輔佐天子指揮四方凡經濟之具盡在目中左提右挈無不如意則今日之事可不素辦哉某伏見今日幕府所甚急而當措意者不過曰人材也軍旅也財用也盜賊也又其最害治者姦胥舞文以害民貪吏黷貨以亂政此數事議者常以為今日之甚難而某每以為甚易大率皆原於風俗浸淫之弊而疏剔之必有先後之序惟人材不可獨後也儻得其人而用之責其功實則其萬事莫不振舉而人人變易其思慮矣自相公

至江西一時才智之士往往見辟然古人所以招延四方俊乂以共成天下事者其間必有國士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尚慮山野陋巷之間有英豪磊落自重之士未得盡出於門下則雖有可成之功業或有悠悠之徒未足頼也今門墻獻計之士如雲而某不度愚妄亦庶幾憫時憂國之言或有可採區區所見謹別條具以聞儻蒙裁擇繼此有獻

與宣諭劉御史書

厥今風俗大壞上下相師恬不知怪雖士大夫常衣儒衣道古語者皆甘心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由是天下日趨於靡敝盜賊羣起民益困窮瘡痏呻吟之聲未息而貪殘之吏誅求剥斂海内愁怨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非痛鋤治之其勢未可以輕革世之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國家之安危此豈不由風俗之壞蓋原於監司郡守之非其人以江西一路近時耳目所及者計之則可知矣一路數千里之間未聞薦舉一

人奉法愛民能推行寛恤之詔者其所薦舉者必苛刻
險悍之夫號為能集事者相帥成風爭為剥下媚上以
圖寵擢而廉介自守者無所容於時今皆相率而去矣
前年宗祀赦書悉放建炎四年積久應寛恤事專委提
刑司德意甚厚也至今提刑司出榜轉運司出榜催
兩司爭為空文俱掛墻壁以此罔百姓可也朝廷可欺
乎至於比年以來御書寛恤及平反刑獄等詔則雖墻
壁亦未嘗掛頃傳大旆壓境之始紛然勞民造亭宇粉

壁榜其上視其後乃紹興三年三月書其滅裂丈具雖
兒戲尚不如此去年韓少師兵駐江西半年費金谷僅
二百萬緡朝廷初許通吏諸司財物轉運司執不與容
諭郡縣一切橫歛惟務取辦急於星火聚歛之吏承望
風㫖因緣生姦百姓剥膚及髓至壞屋廬賣死木以應
且一縣科率不下數十萬公吏邀丐亦復稱是供軍之
餘浩浩入贓吏之家用之如泥沙不惜少有敗露則納
以重賄上下相影援寃民呌號無復雪訴轉運使方且

濶視大言自喜以謂錢流地上嗚呼以此為術其誰不能大抵數十年以來天生此輩在世間貪鄙庸懦相習為浮沈低昂以容姦為長厚監司或按一吏則羣議交詆以為暴刻生事至於日侵月削而民弊於下無復有譏之者比年江西盜賊蝟毛而起虔吉尤甚原其所始皆縁貪吏暴虐一夫揭梃叫呼則無告之民易為嘯聚項常親見吉州境內巨盜所起未有不如此也幸而一方有茍安無事之處監司乃指為富足之地督歛無藝

又驅之使盡爲盜至於師旅益起事務益繁公私俱竭用益不足日入於敗壞然後已爲監司郡守者區區救過不給天下安危之慮豈復介懷一有調發監司移文於縣縣遣悍夫勁卒搜括鄉村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刼甚至官吏自行所過聚落雞犬一空民窮至此如之何不聚爲盜賊去年拋買准衣絹防秋米朝廷明降糴買本錢而所在輒不支近者使軒按行境上轉運司方始量須紬絹折還卒不盡給且軍興科率出於不得已至

於朝廷自有本錢乃移易侵盜不以還民此行轉運司使沮格朝廷實惠歛怨於民使諸道皆如此則揺動邦本豈不深可危懼韓少師屯江西號為用度最廣之時也然大率不滿二百萬緡而騷動一路科率之數不啻數千萬緡班師之後各以微末啗轉運司作羡餘轉運司不復檢察其餘不知幾千萬緡為貪吏所沒可不惜哉比者復遇閤下覲問風俗糾擿姦貪振拔淹滯勤恤民隱慨然若以身任天下安危不顧流俗雖將相大臣

氣熖烜赫按其姦贓振動天下究觀前世攬轡埋輪之士特史官一時美談其所施設未必有事業偉然過於閣下今日者也某生江南卑薄之域自審其才不能俛仰求用於世退卧林野足迹未嘗及公卿大夫之門伏蒙遣官屬諮訪凋弊若不吐一言使遐陬之民不被其澤某與有罪焉

與胡待制書 二幅

君子小人相與進退常繫天下之治亂惟大公至正之

道不行於天下則君子小人必至於並進或至於並退如是則真偽雜揉而小人者尤能盜取先王之言時時裼襲以自出雖明智之君有不能辨焉以是鯁亮廉介守道義礪名節之士鮮能獨立於人之朝蓋天下有常勢此重則彼輕而輕重均於不能無弊救之不得其術不旋踵禍亂乘之古之君子尤慎於救弊而去人於最難夫世所謂賢人君子者至少而小人者紛紛項背相望而出又畏忠臣義士之非已乃相與薰釀粉飾為巇

之計磨牙澤吻先事根卻之小人幸而勝則禍止於一時至其不勝而君子力不能任則禍至於無窮國家自變故以來將相大臣失名節者踵相躡也其姻戚子孫猶仕宦於朝者咸偷一切之計無復振迅以雪門外之恥士有振腕談名節者則羣笑而疾攻之彼挾忠鯁負材氣奮然欲有為者以時方惡人之談名節各歛縮鋒頴不敢見露惟恐近於名節以犯時人之所惡是以人人變易其操以追時好遂使天下之士靡然日入於敗

亂而不敢出力以為之此名節不立而風俗之壞天下之最大患甚可懼也非有一代偉人氣力瓌傑以身任天下之事其孰振之自前年聞閣下執筆立天子赤墀下入中書為舍人宏文儻議震動朝廷未幾領方面以出中外咨嗟以為羣小人方不便而忌媢伺隙者衆執事亦審天下之勢未可與之爭歟昔者范文正公富鄭公歐陽永叔輩同時進用又有司馬温公呂獻公等雜遝在廷亦嘗為小人讒沮以出當是時諫官列其非御

史執其不可出否則數人者爭相引而俱去近世則不然今日一賢者出明日又賢者出諫官不爭御史不疏衆人卻立環睨恬無憂戚於其間將見舉朝而無君子禍不細也今者執事復除輔郡朝夕入覲天子四方靡不屬望將以大有為也某山林野人無預朝廷之事獨念辱侍講與執事之知最厚且與切磨論議故輙持小人君子之說以獻惟執事不怪於浮言而益堅素志則掃除氛祲經理中原再造王室某雖衰朽尚幸見之

史館待制執事某江南一書生嘗緣幸會送巡路傍一瞻際鉞衮謦欬之餘遽蒙誨奬存撫有加拜違以來不敢僭問起居惟是日與田野凋瘵之吐望執事入佐天子行寛大之令反前人之失振肅頹綱以新四方之耳目則山林之人亦受大賜自聞大斾趨朝中外聞風罔不傾屬竊惟執事後德偉望海内具瞻其餘出處自繫時事即日入覲天子秉鈞軸議論大政進退賢愚痛革時弊此葢天下耳目之所望而非小人之私情也某雖

退居抑嘗深念厥今天下之事日入於敗亂其弊在於法制紀綱大壞言事不究其本所以言愈多而事愈不立且今日所患莫先於財用則皆言薄斂則不足橫取則傷民若如此言必至於橫取而後足也某以為不然蓋不必橫斂而自足耳何以言之比見江西郡縣錢物皆有總目守令之貪者盜官錢常至鉅萬大胥小吏亦莫不然多者至數萬緡少者不下千百數轉運使巡按所過郡縣費百千緡以啗隨行之吏則為隱其失陷之

數轉運使葢不能知也此弊行之已十數年非特轉運使不知戶部亦未嘗究也今若更張措置則雖歛十倍於民亦無由足矣大抵由朝廷不遴擇監司郡守與不戢胥吏之姦雖採納人言病在於不行儻擇能吏責以必行如障回瀾使東流也頹弊之事豈有不振者近年朝廷給降關子和羅江西每歲亡慮百萬緡州縣並不支還人戶多是姦胥攬人百計情出或當職官自盜或賓客請謁動以千萬計齎至行在催貨務並給見錢與

之且財用空乏之時不支官錢則已豈有令百姓白出
米而虛費百萬緡與遊手無賴之人豈不重可惜乎此
有以見監司郡守不為公家忠計習於苟且而使公務
俱受其弊也近者向衡州屢言待制入朝博詢時病開
納羣言知某迂儒固不足以講大事令以山間所見一
方之利病事雖微實繫朝廷固有可以為執事言者嘗
妄著盜賊論二篇不自知其當否敢以上凂執事幸試
觀之雖然所論止虔盜耳頗聞郴桂之害不減於此長

沙大帥更三四大臣恬不留意若以為遐遠不足慮則龐勛之禍亦可成矣近日殺戮巡尉害及江西統領官其熖益熾蓋非常之變也往往朝廷皆不及知執事抑嘗慮之乎今州縣弊穴如蜂窠蝟毛今姑論財用與盜賊所當憂者不識到闕之際可以聞於上否惟執事少留聰明而思之

盧溪文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盧溪文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𤥨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盧溪文集卷二十八

宋　王庭珪　撰

書

與黄平國正字書 二幅

茅齋作别行復二年瞻仰清標如在天上今夏忽聞有館閣之除凡交游孰不共喜而僕又倍於他人也蓬萊道山從容之樂回視昔時州縣與俗吏庸人之校米盐者其會豈可同日而語某與平國相識雖晚而一見知

公為異人果具高材為時揀拔朝夕珥筆螭坳廌冠南臺指陳時弊使海内蒙福此亦平國之志而野人之所願見也今覽所惠書益見議論高明北使之來雖叵測汴京實大亂彼畏我之乘其虛姑為請和之議謀緩王師耳若其狠心侈欲固多則蜀亦是其一也僕謂近時禦寇無策最莫甚於遣使當建炎倉猝之初不可不姑為之今已十年在目中遣使何益徒墮賊計損國威耳為遣使之策者非有奇謀偉議不過曰二帝在彼不可

不遺而已前年胡明仲曾論此事引魯威公爲齊所殺
而其子莊公屢與齊通好春秋惡而書之其指陳利害
始終剴切炳如日星上嘉納之未幾時宰惡其議不出
已復議遣使矣不審平國曾見此疏否范伯達必有本
不可不一觀向嘗略及盜賊事正慮行朝誤聽得來教
果鑒其事因李丞相與孫虔州佑不相能各爲異論孫
欲殺而李欲招既而罷孫除張觷遂專用招安之說破
械釋死因而與之官以歆艷羣賊不數日皆解甲束手

來授官因以盜息聞於朝此豢虎狼之術饑飽適時未肆毒耳今招安之官反令握兵廵捕被刼殺者痛入骨髓寃無所訴異時招安之官不叛則報讐者操戈而起所謂盜賊直須時爾平國髙見料此可以為長久之計者哉今日事大抵皆然可為太息也比來年穀雖稔民物虛耗州縣誅求愈急向使今歲更遇小旱不知肉食者何以處之每見平國慨然有體國憂民之心因書輒敢及之如某蓬室之士輿言及此正猶嫠不恤其緯也

幸勿以爲笑

辱賜教仰銜眷意之厚啓緘方知平國入尚書攝郎曹清資顯秩將逼禁近尤慰巖穴故人之望每有知識自行都來未嘗不蒙記念顧田野一人何足以煩齒頰平國今逢時得路當奮發之秋不可與田野之人爲比况執事本受知於趙丞相丞相居外一年亦備見天下之事靡靡然日入於敗壞將欲救之必易其轍而後可向來以呂某總淮西有識者皆知其必敗事而莫敢言及

今禍亂已成而後論列不亦晚乎徐稚山將江西風峤稜稜録究禁暴不避權豪數十年來無此監司也第恐爲羣邪所忌爾今若諸路盡得如此人則何憂不治此亦執事不可不知也狂言幸恕僭越

答鄧克强書

余平昔欽嚮克强鄉里宿儒遊場屋時間闗出處慷慨論議克强亦若喜其爲人矣後因盜傷先塚遭桑梓之吏不良僕走闕下上書陳寃是時宰相公卿與臺諫之

臣皆惻然動懷爭為論列決欲究治惟鄉閭私好惡之人忌其以布衣動天庭乃郵傳他詞汙衊之紛嘵十年卒有公議不能加損如蟲讙鳥咋自鳴自已了無相干亦有輔盜賊鼓唇吻教其張皇筆札欲以奇動其者蓋亦不知其之不可動也方上書理墳墓時死且不惜遑他惜哉世俗欲以區區謗語相摇脅寧不謬乎頃得官湖南會監司守倅皆庸俗人爭事不直棄官而歸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甚自負也而紛嘵之徒復加醜惡

語甚者至蹙頞相弔唁以為失意尤可笑也此非特不知其之心亦是世間久無我輩人驟見一二事自然怪駭如克強平昔最相知今者蒙書鐫諭為賜甚大豈不知感但其間責其不能隱忍如韓信胯下等事未敢以為是信淮陰一餓夫當擾攘之時與夫所謂鼓刀僕馭販繒之徒俱碌碌碌未有所奮使不遇高皇帝則數子者遂没齒於鼓刀僕馭販繒之間而信之事業終身為胯下之人而止耳何所取哉且信貧無行方從亭長妻漂

母乞食時尚不得推擇為吏豈自知有拜大將軍封齊王之事況今遭世承平與信之時異決非黥奴餓夫可以僥倖攘臂而得志者胯下之事可為則鄙儒腐生喜爭為之獨不見衛青汲黯同在武帝朝方青為奴僕時正胯下比也二人者功名亦略等然武帝踞厠視青至汲黯不冠則不見也葢青庸奴固宜踞厠見之而黯又蒙尊禮如此則士之所處不可不擇信何足道明矣克强又有取於陽城初若尋常庸人至其剛毅見於伏閥

之際此尤不可曉若城當德宗多事之時不能吐一辭以開悟人主為諫議大夫七年在職不為不久顧乃含糊緘默適遇陸贄裴延齡二事便伏閤爭向使城五六年而遂遷他官不過齪齪隨仗馬俱退而已何足羡哉幸而七年不遷畏天下議已始一開口冀以塞責此前賢亦嘗著論議之非僕之私言也夫士於困窮之中能秉節自高者於今已少克强令又作此論恐後生棄廉恥欲無所不為庸懦畏怯不才之人沈默苟活於世者

必竊借其說曰克强教我如此隱忍以就功名玆風一煽克强亦必悔之於今所以勸僕為之者豈非見僕官不顯赫多困厄因搖撼之使俛仰自屈以求合於世俗之人其意非不善也顧僕不能為耳君子不論窮達不失其志而已夫志雖不可得之於天下豈不可得之於一身若無位以行其所志則當求之於山林之中或陸沈小官雖有利祿刑禍在前使不撼其關鍵此亦窮而不失志者也僕愚所見如此聊布腹心以當一笑

與向宣卿直閣書 二幅

往年衡陽山中執別時方被竄蠻荒李林甫為國怪祥無復生還之望自儋崖蒙恩還鄉實出萬死一生之中每欲渡湘水一見顏色而久客乍歸百事牽制前日遽辱使車壓境枉道見訪喜不自勝良霎之人何以當此厚義懷感之餘瞻望悵然輒復成二詩聊申謝意葢千里命駕稀闊之事不可不以詩記之且留為異日佳話亦可少警薄俗耳如聞次第遷入新居高門大第擬衡

湘之勝浩然自得有天下之至樂彼富貴時來則為之

耳恐晩當為蒼生一起卻不得常享此樂也

經略直閣執事自七月中聞詔下除帥五羊傳者謂即

日引道遂無從遣介為賀直閣名重縉紳閒屏處江湖

餘二十年以道自樂未嘗干進一日忽有此除非獨嘗

遊者喜幸無涯蓋中外莫不以為慶始見公道之行也

自聞除命恨無羽翰一見顏色近有自湖南來者云直

閣方具辭免尚留舂陵蓋此除出廟堂特達之知豈容

避也竊惟直閣蘊公輔之才蟠屈已久平生所蘊乃四方所瞻望世之君子莫不知之向之所以未大用者羣小人衆而君子莫能勝也習俗之容默相高非一日之積驟見一人拔俗異衆則羣聚而非之今日忽起寂寞之濵而付以方面之寄此固有深知直閣者其尚慮其間小人無以窺伺獨謂大剛而不容物嘗聞前輩諸老言二廣控蠻海其地濶遠吏俗不類近地緩之則事不振急之則無全人凡事比餘路宜少加闊略不識直閣

以為然否新叅屢言和公有補天浴日之功人雖忌之往往憚其正而不敢駮近數於朝列間問小人動靜老耄矣絶無此念特受其一用公道而知以人物為念耳此可為多士慶老者固無憂也想大旆朝夕啟行益遠瞻奉但日聽佳音以為慰耳

答方耕道刪定書

服膺譽之日良久惟是湮沈之迹未獲一瞻風采承誨語也仰高之心以日為歲執事不鄙賜以教札存問勞

若感佩亡已惠及墨刻三本皆奇作也欽夫學士生相家而文章典雅如此彼掩公議而盜取省殿魁以為名者其榮辱孰輕重哉久欲通書慮丞相方杜門而不敢今方欲為之兼嘗面辱誨諭想亦不卻也去歲大臣論和公者非不剴切獨不見李逢吉輩忌裴晉公居百計以沮之君子小人其勢然耳删定負抱奇偉中外所聞某竄居辰陽時沅靖接壤武岡孰聞動静近者廟堂諸公亦備知當時誣枉之狀若一拔九霄當自湔洗况今

執政同時館閣故人豈不能辨之邪衡亦同僚皆一時名士以彚而進正其時矣

盧溪文集卷二十八

盧溪文集卷二十九

宋 王庭珪 撰

書

答王元勃舍人書 三幅

判府舍人閣下某仰服駿德偉望幾年於茲矣霄壤異趣脩敬無階而又天稟疎介動與時違政和初甞竊進士第薄宦湖南不得行其志自退居林下邦邑僻陋中朝名卿巨公遊宦鮮或至此以是雖欲一拜眉宇識風

度承謦欬有不可得日者舍人下車之初承積弊之餘櫛垢爬痒皆當民心威驅恩收和氣翕然千里之士求出於門下者衣袂相屬獨某未獲造謁者蓋以憔悴窮愁之久不特自棄而時人棄之亦久矣伏辱台慈遣吏致書副以醪醴親灑教墨詞旨謙厚如待古之有道者捧讀驚懼至於失措顧其中實無毫髮可以仰當禮請之意竊意必有人張飾虛詞譽過其情以欺大君子雖然近世公卿鮮能下士舍人有時之盛名而不以驕愚

頑二千石之貴而不以驕傲賤其風流標表有足以竦動四方激拂當世固欲行古人之道於今日而俯及疵賤之蹤豈亦如昔人市駿骨招郭隗始以是存心者耶某居是邦既不能修桑梓之敬於下執事而反蒙以書禮為之先葢見邦君下士之美而僕之罪戾無以自逭也舍人朝夕歸朝議論大政進退羣材天下瓌瑋閎博自重之士皆將願綴於門闌之遊如某何足道哉疾病稍痊當即戒行摳衣登堂終必圖之惟少垂察幸甚

其違去几下三易晦朔歸卧園林不敢時上起居是非自取棄於門館伏念平昔本以愚鈍與時不相值遂自放於山巔水涯者僅二十年聲迹不聞於人一旦執事者誤採虛名損大府禮遇之重既歸日夕惶懼無以塞人之言又慮流俗不察便以為𢡟然作進身之計用是愈益戰慄不敢

其請於門下前日遞中辱賜誨帖詞意㦉然存撫之厚恍然如在郡閣登高臺侍杖屨而奉名理也逡巡久不

敢申意似若傲慢顧舍人心事落落嘗加異顧超越俗情固知必蒙恕察其有鄙見上塵台聽今歲廬陵境內初若大旱幸而晚得雨差勝他州誠德所感千里受福竊見一鄉之中自有豐歉不均近陂塘處全不覺旱高田有至絕穢者視旱官往往只見路傍平坦處便謂豐熟至於山溪僻遠之地多不及見若要一一覈實勢有不可弊亦滋多終不能均今諸邑高下使府必自探聞不審只可均情作分數減放否若以所見熟處一例不

減則絶穟之家重困賦税恐不能辦也又聞諸邑官多
以旱為諱向非台旨與行下諸縣決不敢受接旱狀伏
望博採輿論斷而行之僭冐及此非私言也伏惟幸察
久以衰殘不敢上通記室方具尺牘以自解乃蒙再賜
誨筆存問有加仰戴厚德遂釋危慮豈勝幸甚向嘗妄
以旱事上瀆台聽伏蒙開納詢究幽隱一方受賜矣竊
謂田畝高下雖不均而一鄉之中大率亦可槩見正合
尊旨所謂計鄉分作分數葢易此說為可行若一鄉之

内又分數等則吏緣其姦終不能均至於間有漏網亦理之必不能免若欲賑恤貧下庶幾計鄉分以定分數上户作一等數若干下户别作一等如此則無不均之患也愚慮如此舍人以為如何近有行朝及湖南來者莫不盛談螺浦治譽赫然驚人此非諛言益遠近之言如此亦欲舍人知之耳向宣卿書中尤所歎服兼云十年前曽兩見舍人於蕭山姑蘇自後流落天涯不曽通問此公留意政務喜聞治聲重不能自已矣

與周秀實監丞書　三帖

蒙賜教翰奬予過情伏讀赧然其湮沈之跡鹿鹿林巷僅二十年將終老盧溪之上未嘗敢自衒鬻求合於人而人亦莫之顧也不謂監丞過聽一見輒欲將成之自忖虚薄恐終無以上副憐念之意比者判府舍人遣吏奉書如待異人受之慚惕恐執事奬飾大過他日不副所聞適足累閣下此所以驚懼不得自已也王公天下偉人與監丞俱負抱絶異之學欲行古人之道於其而

其實非其人十五年不入吉州城門矣尚冀憐恤保其進退其近亦卧病新起自顧何人豈敢拒大府之命或此去賤體平復瞻視稍爽即戒行李進謁門下諸凡更望垂教

違去門墻倏然秋盡仰思名理時奉薄遊高齋論文靡間朝夕雖扞格之資一聽發藥恍如有得以是别後尤遽傾跂之勤無由馳謁門屏惟望使車行縣乃獲瞻仰前日途中辱賜手筆存恤周旋久稽修謝是時竊聞郡

人有聞於州府使人憂懼者久之自惟窮困之跡所以受知於監丞者相得於形骸之外如平日吹噓澡祓之賜固自感激若欲挽而出之使遂榮利蓋非所望也中間亦蒙舍人再賜手書令方修報想未加叱怒也右使門中英彦如林豈少老僕得非以隗始之意耶聞大旆之吉水督捕曾不淹日渠魁就誅餘黨散滅一方之幸近日諸鼠盜閭作此尤當治之於早若巡尉留心無不可捕者頗聞諸邑似以盜爲諱此豈持久之術養虺成

虵為害愈大不可不慮也胡縣尉木寒素蒙監丞特達之知舍人亦惻然憫之近緣細故輒求罷去聞得權局保全考第乃使府終始之賜舍人以嘗有意惜其功賞未審其事體可行否尤望讃成之力成功與否乃胡宰之命獲出大賢門下亦足以光其脚色也

近蒙大旆罷貢不獲詣行館修謁豈勝感懼某雖處林下無預人事每辱監丞顧遇之厚輒有所聞當布於執事某自甘閒曠之久絶無外慮不意鄉人輒列狀於使

者於是令人羞愧不敢出既而諸使屬皆見訪察其論議州縣情僞十得七八或時有悞聽隨即自明葢以詢訪之廣也初云吾邦大不治實縁二千石之柔遂併及執事令嘗反覆與論掣肘之由尚且疑信相半兼云此郡非有風力莫能治令者閤下權府事顧痛革前弊葢郡人所患苦者莫甚於吏風大强與三獄之淹延若嚴責時限立要結絶勿容以迨逮證佐為辭指顧之間何事不了又聞受納多邀阻部僚日夕飲博此聲頗喧願

使府伺察之勿使達及於持斧也僭冒不勝悚惕

答劉喬卿書

某啟喬卿外甥去秋臨行衮以新詩爲惠甚佳别來匆匆已見新年想侍奉進修之外所履康勝老舅初被讁就道懼人以爲罪人而鄙斥之所至逆旅輒杜門不使之知姓名自入荆湖界行路之人皆逆知之爭相迎問士大夫或至相賀謂此禍非庸人所宜得自昔名士天必厄之乎厚至永而文始盛魯直至涪而詩益工况我

無二子之才而又謫輕地葢虛有其名豈非造物者見
賜甚厚而獲蒙聖朝寛大之寵邪初至宜春得一故人
書云不合暮年作詩不肯休宜得此禍又可笑廹至貶
所未敢遽入城而城中士大夫多出城見訪相勞苦州
民驚喜如異人至其邦授館如歸得一蘇氏花園枕沅
江之上夜郎牂牁之水出焉自入桃源觀晉人捕魚至
落花流水處又歴漢伏波將軍征蠻故道湖頭石室宛
然所謂武陵五溪盡屬境内以至洞天神仙古跡不可

勝數於是乃知昔人雖流竄而有以自得者良有以也始望皆不可以及此今乃自負知未爲時論所棄也近袁季明書又云老舅猶有十六年壽甞答之云所謂十六年亦非不多但子之術所能知者天年之壽耳若十六年之外在我而不在天則非子之術可得而知不審曽見之否因筆及此亦論喬卿知我自有定處也相見無期言不能盡餘惟力學自愛不宣

盧溪文集卷二十九

盧溪文集卷三十

宋 王庭珪 撰

書

答張欽夫機宜書

某疵賤之疾平昔未獲掃相君之門雖天下士大夫誦閤下偉才譙德獨某無階進謁嘗恐抱終身之恨曩者竄居夜郎七年王彥恭時出所惠書屢蒙記邮東歸之日道經長沙始獲進拜大丞相於服制中仰辱盻睞之

意視如門闌舊物過於所望既而退瞻履幙且承顧接存撫甚厚一見忘其流落之情以盡釋平生之願此幸豈多得哉伏自拜違以來屢欲脩起居問而身賤跡跡坐是不敢比者忽奉教墨詞謙禮勤奬引不倦顧良朽何以當此閤下席相門之貴平生講磨道德佩服仁義凡著於言行之際者皆欲仰希聖賢君子事業而不鄙謂某可以追逐其間此葢閤下好賢喜士出於誠素心追古人而姑從今之人其使某踴躍而不能自已也竊

惟丞相龍卧湘波天下企望霖雨久矣一旦父子接武雲衢發舒素志海内蒙福則某亦受賜一人之數猶恨老病不獲日承議論之末惟矯首遐想而已靈壽杖敬拜佳惠輒成古詩一首聊致謝意更冀采覽幸甚

與黄子麗書 三幅

自聞車騎來江西謂可以因緣少際高論以解彌年鬱積之懷窮山無聊尚未能挐扁舟一走府下以見顏色惟是傾嚮之誠望風增歎而已某與子麗雅忝一日之

游輒布腹心露於左右拙樸不量事體幸勿以示他客
丞相靖康初建大勳於王室至今海內屬望者獨以靖
康時事昭若日星耳中間憸人柄朝讒毀百出者亦忌
靖康之謀議當時無能出其右耳今日主上赫然排羣
議將復大用知丞相決不負國者亦攷靖康之設張耳
自大旆來江西州郡初極竦動今尚狃一切故轍豈相
公志在天下而不留意一方邪抑度時事有未可為而
反以為靖康之設張自疑邪甚為相公惜之方今敝亂

極矣試槩舉一二州縣每施行害民之事期於必辦則號於衆曰是大使司指揮愚民無知不可戶曉至於賕賂狼籍請托公行苛虐横歛爲國賈怨軍旅所過暴鈔官吏與賊交結若此類者不可枚舉藏姦宿亂竊恐浸成大禍愚謂以相公之威望略指顧行之頃刻之間莫不震動孰敢不聽某因窮居嘗究當今州縣積弊之根源欲作書獻相公念無路得通又跡最疎賤未嘗獲掃相公之門不識可以進達此書否然無固必也如度可

則續條件江西數事納於二公但使其言得行而生民受福則某亦受賜矣實無邀丐也惟裁報幸甚

前有書并劄子獻丞相所陳雖若細事而民心切切有望於丞相者實在乎此不可忽也若李相公鎮一路而猶有此等積蠹尚何敢望於他人哉竊意丞相但未及之耳此非吾儕小人之私意願遣人採聽於外物情輿論付之千萬人口不可私也況丞相平昔舉動未有不合人心此天下之所責望重也竊慮旦夕有以追鋒之

名則事不及行亦須作訪聞行下警動州縣使民間曉
然知前此非相公之意其餘見德裕書中此事惟二公
可以議若持祿偷安者見之必不以為然幸痛察之
某啟去年曾蒙福州所惠書非風義之高豈尚不忘於
寒陋之交感激之餘再三欽重又辱不鄙寄遺感製體
裁不凡俾復觀覽別後日新之功益見天資絶人遠甚
不溺於富貴而作此寒寒若書生事業其材器宏遠豈易
量度渭上見慮賦馳驟有法已見他日平戎手段恨未

及多見然甞一臠已知鼎味矣

與鄒德裕書三幅

與執事多年相别懷抱鬱積初謂贑江咫尺可以走見顔色因循滞留但傾想風度未甞蹔忘夏間人回辱手書累幅存問之情豈勝感着某愚拙有所見欲作一書投之帥府不敢不以聞緣今州縣弊事有如蝟毛竊意府中之客雖衆非獨不敢言亦不肯言抑又習以為常謂不足言是不過待相公與他帥為一律子䨇書中甞

梗槩陳之若二公又不一言則相公終不及聞外事也

相公負不世之材特患不知耳知而行之易於反掌顧

與子龎熟討之某非借此以邀丐也實欲布腹心於相

公惜此事體耳蒙諒斯意幸甚

某啟近嘗布腹心蒙不鄙謂令相公門屏間獻書者如

雲言事紛紛亦豈無切中時病如某所陳亦類常談但

詢察物情今日所患苦而切切所望於相公者不過如

此而已其間六七事未敢便以為可行須委忠厚曉事

之人詢訪外議使利害粲然今天下之人仰望相公平
昔威名如何若江西利不興害不除則四方解體無復
敢望太平矣正月中山州危如累卵今賊雖出境而巢
穴未破尚頼帥司兵猶屯境上未敢復來耳若所謂召
募敢勇則費官錢作兒戲無益也聞初破永豐時半雜
永豐土人在其中此皆失於州縣前後不究治姦人劉
子中嘗論其弊矣無緣面盡
某晦跡之久終未有謁見之便惟是傾思日夕惓惓近

又傳丞相移師近藩未得其詳亦恐自此益遠門墻矣向嘗謂德裕必時時假檄出游歷覽江南佳山水如青原氣象尤勝又往山老子乃平昔故人不惟獲江山之助亦可以周覽風俗究觀利病不為無益不知曾留此念否某所欲言於左右者胸懷切切顧紙筆不能盡耳

答黄元授書

某傾慫才譽之久比與叅識遽蒙不鄙傾蓋相懽仍贈雅章顧以辱此獲覩製裁開益良多佩服亡已亦嘗露

拙惡不蒙指瑕而惟奬予之過愈重愧悉某與令叔次淵同登政和八年進士科又同官於衡陽亦忝有通家之契元授年少才髙一見知為國器清徳雅量遇事不茍郡府所頼㒙諭招讒之患蓋行古人之事於今之世豈免讒謗若元授懼讒謗則一步不可行唯久而不移謗亦自止近日郡政一新千里稍蘇息尤見左右用心異於衆人細民無不受賜矣某再拜

答趙季成書

自郊外之别俯仰踰半年方劇翹想䖏价歸奉台翰喜
聞初即治封教條一頒邊氓愛畏忻慕久之某頃在辰
陽熟識洞溪利病自蜀連荆湖至廣西其壤地皆接連屬
鼎澧辰沅靖者甚微弱至武岡漸險遠荒闊而難治昔
年黃安俊叛近時楊再興叛皆倚武岡之險國家若不
治郡於此則两路皆失控扼觀柳子厚集中武岡銘則
自唐以來以為襟帶非特今日也向之請廢此者近類
輕狂幾誤邊防大事幸朝廷灼見本末不從其請若郡

得賢太守禁邊人不擾之則彼溪氓最易調服想李成亦備察此理固不俟某之區區也

盧溪文集卷三十

盧溪文集卷三十一

宋 王庭珪 撰

手簡

答董體仁參政 二幅

某違遠感德積十餘年矣往歲參政射策廣庭魁天下多士鄉邦仰歎是時某政以詔獄初興奔走洪贛兩州供詩帳不暇既而流夜郎萬里之外益復闊絶爾後雖聞閤下參預大政皆不敢僭上賀幅蓋名在刑書非自

棄也今春幸獲一瞻履舃辱降顧之重曲敦疇昔不以兩地之尊高車駟馬儼然辱而臨之繼承燕豆之勤俾奉笑談終日之樂示以金石絶妙之文驚耀耳目臨行又辱名酒餼牽之惠顧良暮何以得此感戢厚意徒增悚惕而已

某竄居夜郎七年無復故園之念乙亥冬叅政秉國之鈞又適當郊禮雖出聖主惻怛之誠意而赦宥之所推行者非叅政輔賛之力而疇為之然某特鑪錘中一人

之數耳斡鈞衡者豈物物而較之以自德邪宜叅政遜之而不受也彼鄭賈謀歸荀甇事卒不成甇尚不敢忘况流人賓歸敢遽忘邪蒙寵賜和章輒復次韻聊申謝懇某再拜

與劉美中尚書 三幅

秋末遞中傳聞進陟道山之選回思昔日勝遊雲泥相望矣近承惠問知館下異書已抄錄及萬卷且欲圖歸為來歲金地寺之會某今已七十餘無復榮望但得與

公相從盡讀平生所未見之書亦足滿其志願然公方
登用翺翔朝廷豈能復作林下計乎青燈夜坐舉觴道
舊當復有時未間千萬保嗇別膺殊寵不勝拳拳㫼再
拜
即日秋老伏惟玉堂清近視草之餘台候萬福某還溪
上餘半年久客乍歸亦粗可樂不敢上闗雲霄之念但
兩姪化去家事荒蕪然老子甘槁薄隨分易足亦不較
也惟坐隅笑談爲恨耳兩日方聞進登八座未果具啓

為賀又聞有出疆之命不知是否兩者皆重任即日大
拜之資也更乞為國調衛興寢榮服寵渥
某不接言誨恰十年被寵八經寒暑去歲還鄉是時左
右已赴名持橐禁從日侍天顏相望益遼遠比聞以微
疾請祠榮還里第赤車駟馬驚耀州閭觀者靡不仰歎
謂稀闊盛事某忝疇昔之雅宜先諸客迎於郊外而老
大不能追逐車塵馬足之間然欲見之心殆如飢渴尚
慮賓客正冗兼私門比亦多故碎事逼人徐當有晤言

之日

與王元勃舍人　三幅

某頓首即日殘暑尚熾伏惟郡閤燕間神物護持台候萬福某杜門苟安自得於溪山之外蓋仰泰山北斗以為重也未緣叅覿伏祈保綏為國自重

某違去門墻適踰一年景仰之誠未嘗一日不繫於懷項嘗得教帖有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之語熟讀詳味莫見涯涘韓子有言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盍

古之蓄道德外形骸相與徃來太虚明月之中者用此道顧僕何人哉豈非所謂謗之欲其至於是歟此身未死所見執事建大勲於王室得與山農野老相慶於茅簷之下感激所發遂忘其身之窮賤作語僭率愧悉之甚

具惶恐小稟前月初聞警報郡縣倉惶輙自驚擾洪衣諸州或虜公私船或甲牌閉門便似失措萬一猝有非常不知何以應之獨聞治府帖下人情非嘗輙驚非術

之素定安能如此今日朝廷又有助軍之歛蓋緣軍興豈得已而行也言利者既已失謀頗聞諸縣奉行不一如稅田畝固有定數至於家業則明言十等戶令坊郭所謂第戶正應此一項無可疑者若營運則無跡可驗然止言坊郭則財力多者亦可以槩見少者所得無幾徒為擾耳今諸縣或官吏入人家打量間架搜索有無下至抄及賣餅菜之家如此行遣全類稅間架恐非朝廷之意家業營運獨言坊郭蓋謂逐厚利者恐有不均

之患今有田畝者即有家業有家業者則營運在其中若使一家而納三色錢恐必至於重困何坊郭之民獨不幸也某愚見以謂且從多處納則後日所取猶有可繼願審思之行下諸縣使不至重擾則民户受閤下之賜豈勝計耶借易借易

與彭仲平親家 三幅

某頓首再拜上啓仲平秉義尊親前此伏蒙新拜誥命咸增懽慶某不惟老病所拘是時適子姪皆赴試遂與

東闕皆不獲親往必蒙照察即日苦寒伏諗尊候萬福謹奉起居不宣某頓首拜問

某頓首再拜上啟仲平秉義尊親貴眷並佳萬福凌雲與諸甥並安聞全道已交割未聞歸信某再拜

某再拜少懇周行甫新被薦欲求見而素未拜識孟覺來覔書理不可辭幸勿訝蒙一顧幸甚某再拜

與彭郎凌雲將仕 六幅

某啟上彭郎將仕半年不收家書遂久不通信朱三來

承書喜聞長幼皆安去冬朱守見覃家屋大窄遂那城西安福寺見借舍宇明快度夏極涼於是煩惱百八未歸既聞其歸心遂豁然其他事並不將心計較頗聞家事多災患而家書不報老人亦忍而不問恐傷懷耳已已冬作書與彭彥直王十五迪洪時云貽遠欲惱我而進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彥直以示同僚端循亦聞之莫不笑以為狂言近方知端循死狀與貽遠無異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是我又何憾當有歸日

矣百八娘喜無恙好看二外甥聞皆就學我處此殊無所慮遠寄衫袴等已收吾二孫頗能誦書差可喜尊丈不果别奉問不宣

某啟承書久雨乍晴喜聞安裕大小均福惠茗良荷袋者必佳族人過省示盛事可喜示及俸錢如數領之甚煩也過便更煩掛意近殊新開殿榜合到亦未聞人還布答匆匆不宣

某啓上彭郎將仕諸甥已就學必有事業遠承緘啟審

聞長至所履增慶百八娘諸甥均福值節中人事之冗草草答來价不宣

某啟白彭郎將仕東岡人至得書甚慰渴思聞新年動履之佳尊丈以次並萬福百八娘卧蓐得女且幸無恙百六姪病中久不得書因疑而憂之每人來不忍根問恐傷懷耳去夏以來節次問得甚詳痛苦不可言葬畢次女又亡今百三郎房下子弟未知事百八又素未更練乍管家事疎脫必多數要來此已力止之我寓此泰

然無毫髮可慮之事若以為老是以衆人料我不知我殊未也奈清亦可上學今授書為誰也尹商老亦喪妻亦先護其柩歸仲質三月赴道州省老已住沅州報恩

李郎中請也

某啟承書比辰大小均安示及俸給錢如數領之甚勞煩也諸外甥今歲學不成次緒來春早為之所幸資質可教過時則難致力尊丈秉義全道知城侍次致意不

宣

某啟遠承書喜長幼均萬福但聞場屋失意此固有時命慎勿因此自墮當更磨琢自有發時如鄉榜雖謬然其間亦有若學而得者湖南運司初傳彦嘉賦甚好亦遭黜叙浦揚憲之子得魁乃范漕之子也聞全道尚有一半大字索金乃屬若遣陳才將錢去取是一高念二死一高念二生也不知憑誰去理會人遠來何煩惠果子金橘等所送景聞適會其中因亦甚喜仲質峽州考試百日在路干諸司今文字已足可慶也尊丈近上狀

不欲疊疊侍次言之不一不一

與百八娘

百八娘别來思念不可言人來喜安樂殊慰遠懷我在此安健正如東坡先生在黄州時不須憂慮所寄衣服果子已收中都無物可回猿皮一番與阿儀作劇若緣作坐蓐可得兩箇

答吕知府郎中

某頓首再拜知府郎中閤下某郡民也當以民禮事太

守頃聞使車褰帷入境宜與此邦士民奔走車塵馬跡之間迎謁道左而犬馬齒衰卧病衡茅無復生意又自顧官卑人微去治府不遠不敢溷以書方此畏恐不謂閤下遣价呼名賜以尺書詞謙而禮勤固宜整襟下拜即戒行李一識大人君子之威儀觀道德於前後聽言論於朝夕以釋平生之願望實以病纏小愈步履猶艱未可趨走侍坐於大人君子之側竊覘閤下視政以來境内肅清吏俗畏威盜賊不起素號繁劇今若無事蓋

閣下心術之素定其於古今治亂興衰是非之際應接酬酢萬象之變皆素定於胸中不假羣言之助況大門甲族祖宗以來英豪濟世之士常滿朝其家風淵源為天下士大夫所師表一旦擢居廊廟宰治天下術亦猶是也如某學術荒唐知識淺陋進何説於左右昔東漢黄叔度之流以人望自高州郡禮請多不至漢帝召之或不來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聲動於一時及其終也死於草萊卒無一言一事有補於世而卓然可見者

由是觀之使人亦畏懼而不敢如餘年尚可茍活起復為人即走墻屏一識天下偉人無遺憾矣伏惟幸察某頓首再拜

與彭子從提刑 三幅

某頓首平生困蹇拜違台矩餘三十年升沈異轍雖有慕仰之心常若有物隔闊之暮年復因詩語竄居夜郎不謂東歸之日適遇輶軒出使廣右龍旗虎節道經里門遂獲瞻承良慰積年傾僕之情豈勝幸甚某頓首再

拜

某再拜竊惟提刑丈駿德雅譽藹聞於時天子之所簡注大臣之所推轂羣聽肅然下車之初百吏承風夷落安堵異日踐臺省一舉萬里皆由此始非獨蒼生被其福抑且為鄉閭士俗光寵幸甚幸甚

某再拜正初領去冬所惠台函累幅兼寄示王漕書并文字極以為感某老朽四十餘年不調項歲蒙恩自便歸老田里已足平生豈復戀此卑微之階王漕故人念

念垂意荷其愛厚非此公高義其安能自經營也他日不掛罪籍而死亦良幸耳

與胡觀光知府 三幅

即日春霖作寒將履清和恭惟坐鎮千里民兵靜肅台候萬福草冦突出鄰州皆被其毒不犯治境功績貽然會當有聞於朝者更冀調護以迎新寵

平生交遊久而不替如吾友觀光可屈指數也知車騎久到臨賀方欲候叙倅赴官上狀忽承局道出於此先

辱教字問勞之勤益服高義未遽以疎懶鄙棄之也前年蒙召命初不欲行自顧本疎賤豈敢學違朝旨之人但不可久住耳既誤蒙恩數遂乞祠以歸來教問及且以為慶愧悚而已今年八十七矣然尚健獨未知有臨見之幸否此心切切

臨賀接廣西湖南最為佳郡狂盗奔突如此而不敢犯豈非威德有以鎮服之耶某亦嘗測此盗不可輕正如來諭近人料西北亦如此但苟目前暫安耳黄元授昔

時亦甚熟後嘗通書否一子名文昌者登第頗能文士大夫多喜之張安國尤極力推挽元授去歲得南安軍文昌復得編修亦可謂榮矣

與范元觀

某再拜育才齋作别三十年矣中更大亂南北否梗絶不相聞當時同舍爲鬼録者亦已過半想執事亦不知我之猶在也數年前鄉人王世臣自廣東歸始知元觀登進士科入館閣韓徽猷居吉州時車從亦嘗經由適

避盜山中皆不及知頃者復聞同判長沙聲跡甚邇雖企仰之切何由一見眉宇每思向來筆硯之遊與今盛衰異時人事屢變令人感慨不能已也

某政和末得一官調茶陵丞值監司守倅皆庸俗某素樸拙不能取容又見州縣之態不可為遂歸耕於盧溪之上杜門不出已久今聞元觀方以高才為時揀拔進取美官如不忘貧賤之交時飛謡音以慰岑寂

答楊文發

某去冬兩辱教帖拜意良厚新春計尊候萬福執事薦章無患不滿平生故人方策足要津若一榮改則駸駸朝列矣示及嫦娥奔月等詩寄意高妙開發良鈍之思幸甚見索拙惡俟續訊當不避嗤笑錄去也

與劉舜元三幅

某啟上舜元省斡賢壻竊聞遷轉之榮共增歡慶長至無緣相聚迺承惠啟四六粲然贊美過厚且審履此新陽諸福駢集之人寫啟為報魚迫人事草草布謝不宣

某啟相别七八年矣今春末到家獨未見舜元念之不置忽得書聞行李已歸長途盛暑涉履無恙深慰老懷何日一見以款緒言安鄉之闕不惡且不甚遠久滯中亦一可喜事也

某啟新年未獲面慶竊知大夫之體候已安良以為喜聞造軒館甚壯麗恨未獲倘佯其上索詩少暇即寄圃中去歲前略葺修邇來遊觀者甚盛蒙為明年之約人生幾何當不爽盟幼麟久擾侍下此兒似不癡他日當

作外家宅相新守此句末禮上恐欲知子東子華並致

區區

與胡至文

某頓首再拜啓至丈秘書賢友不記與公相别之日每

渴清言坐以馳仰比辰絳帳雍容起居萬福至丈髙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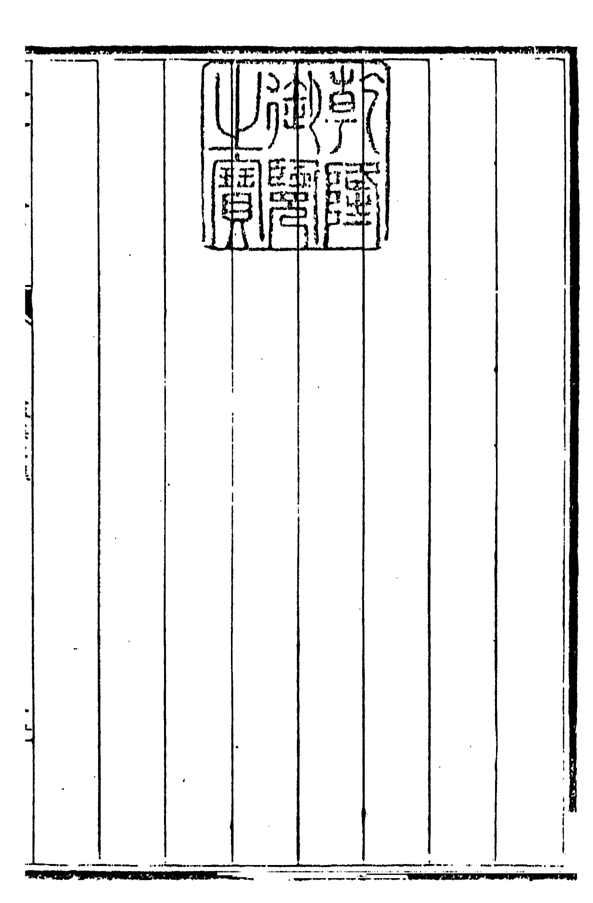
而尚沈屈人所共歎然近聞書館甚盛摳衣承教者滿

門良可喜也惟未卜面晤之期此懷鬱鬱邂逅一笑再

當有時未間加愛不宣

答楊秀才

棊辱惠書寄示箴文珠璧粲然獨不鄙謂老拙越數百里而虛辱之敢不奉報蓋士患不能文而場屋之文患不中有司之尺度雖有奇偉髙世之才一語不中尺度則棄不肯取此塲屋之文所以為尤難也竊覽所寄三場詞彩議論皆有出人之見只依此軌轍益之以學問巍科可俯而拾也文軸封納亦隨所見不可自隱耳惟冀孚察


乾隆御覽之寶

盧溪文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盧溪文集卷三十二至三十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胡澄

欽定四庫全書

盧溪文集卷三十二

宋 王庭珪 撰

手簡

與胡邦衡四幅

某數年前戚价自湖南憲司回道出敝邑嘗奉書爾後即聞被名為樞庭屬官升沈異跡不復相聞去年夏在郡齋守倅相聚無日不談盛德右史公深欲一屈高軒嘗出示回書見所以存問僕者甚厚是時亦欲作書庶

得會晤又念非所以相愛固知左右未必肯來也今春曾法師至忽辱惠教喜不自勝渠約自來取回書久之不至遂失修報甚負愧悚即日夏熱伏惟台候萬福相見未涯千萬為時保重某再拜

某自去年聞邦衡以言事貶韶州中外聳瞻嘗約劉校書作送行詩以俟邦衡之南走欲效昔人送唐介為一時盛事既而恨邦衡謫大輕此作遂廢往時陳瑩中鄒志完名震天下號為敢言然當時利害尚未及今日事

體之重也國危矣諫官御史不敢言而邦衡以編修官摩天子之逆鱗折宰相而不悔決非所謂偶然者宜天下士大夫無賢不肖皆知稱頌邦衡也斯道未喪公議一出天子喟然思見其人邦衡雖欲散髮巖岫效僕之閒致不可得矣

其久無衡湘人往來欽奉起居不覺春夏之徂也似聞鼓盆之後頗戚戚戚情雖我輩之所鍾理非我輩亦不能達殊方異縣宜自釋也

某今夏耒陽僧歸衡陽曽奉狀計徹聽覽即日秋老伏
惟燕坐衡湘江山護持台候萬福某久聞青原長句未
及見渟上座來惠石本可謂絶妙好詞字復竒崛當與
平原山谷之碑爭光於無窮為青原之偉觀欽重欽重
廬陵魏守往年同在朝列必識之正宜仲之親也諸郡
方事刻剝而此公獨欲寛恤民大慰悅之江西屢傳有
召命豈人望如此耶此事終不免惟厚自保持以膺大
用

與向宣卿

其凡數見士大夫說直閣議論似不與胡邦衡聞者皆有疑焉故不敢不以告於下執事此說豈不猶用居安福時所聞乎其源始於曾其戲談歐陽其從而和之復增飾惡言若不熟察豈不誤大君子聽聞其嘗詢孜輿言及其鄉里皆謂不然且邦衡進說之時內外方以言為諱心知其非而喋不敢發獨邦衡抵逆鱗於萬死一生之中時論以為鳳鳴朝陽於今之時有如此人縉紳

先生宜少與之進亦助善之一端也他日公道顯行其偉名直節決不在人下某非敢有欺於左右既聞此論頗繫事體故反復言之尚幸情察

與任子嚴

某非見除目知龍旗虎節將漕荆湖竊喜故人榮遷將大顯於將未幾聞有改除猶不失五馬之榮亦何歉也湖南纔數月聲績已遠聞他日公議豈可掩洪相既去尚未聞大拜物望所屬者誰鄉人皆莫能言興國賦煩

侵廬陵境勢稍張而官兵未能禦郴峒亦尚可慮吾丈必能料也便价往清江奉狀草率繼此續上記也

答方性夫 二幅

某頓首性夫年兄相别二十餘年中更時事變故百出莫知存亡近歲舉子往來釣臺始畧聞動静去年劉克強歸忽領教帖始知已掛冠冬間於遞中又領一書仰荷年契不忘勤勤至此感歎之餘且喜兵亂以來吾二人各未死耳日來春暄伏惟逍遥物外尊候萬福各在

一涯何由會見惟冀以道自重

某再拜前此既失候問及逮辱兩書又適無便脩謝失時冀蒙恕亮某自湖南歸見監司黄某等皆被朝廷擢用而營私背公無愛民之意知其將變遂歸耕於盧溪之上不復出仕今三十二年矣不謂性夫負抱利器仕宦亦不震顯至此夫復何言竊聞頤養益壯蓋德厚氣全自應若此僕亦尚健能夜讀書自時寄聲以慰懷想幸甚

答周孟覺

某奉違之後念欲拜書非宅中專介以往其他更無別置遂為左右所先伏審下車以來台候萬福榮考京秩便理資考選人出火坑輔以甲科才美即日滿任當有異除何所不可入耶奉慶奉慶德安素出異人黄香在漢時未有安州總屬江夏白兆山唐時已著名有李太白蹤跡曾遊否絳帷多暇想訪古思賢之樂無涯矣所論疵政佛出亦無如之何但其聲籍籍終恐不免耳

與楊文明

某十五年前識昆仲於丱角時既而被竄流離遐荒親故隔絶今春歸自辰陽乘扁舟下桃源至武陵始見中原衣冠士大夫而昆仲在焉相勞苦累日清談亹亹又蒙新詩盈軸覽之竦然至今誦歎亡已日伺軒車慰此久懷乃聞東山一宿不蒙見過悵悵而已

答劉彦純

某昨蒙諭及令叔知縣誌銘某實以此來多病道不進

而文益衰安能發亡者幽光況令叔久在仕路當今能文而顯名者相知不乏人也乃蒙教劄諄諄赧然汗下然某與令叔既忝平昔雅故敢以荒拙自勝乎續俟寵定當即錄去

答楊廷秀

某去歲獲見清矩慰十年懷想之誠少年登科未足為左右賀一日相見詞學驟長語有驚人玆可賀也去冬之官再經敝里失於偵伺辱留手墨追見不及家僕回

又辱惠字何其勤也尊丈過此忽忽諭及文字適除夕

忙迫尋槀未見上元後有容子之永_缺專馳納政遠晤

言更宜調嗇以副瞻禱不宣某再拜

與劉子東_{三幅}

某啟上子東都巡姪壻自豕西歸未獲一面謝丈屢言

從者旦夕必出不知得何信也秋熟計侍奉安勝前月

胡丈遣人至魏公宅兼過王舜舉家問曾附子方書向

丈否報云未曾計今已達矣臨安近事殊不及聞但聞

未拜相耳人行草草不宣

某啟承先丈大夫已卒襄事禮意周備甚感恨以老病不得親去挽紼即日計動履安裕和公取湖北路由鄂渚趨闕下恐向丈朝夕必起聞欲遣人宜趣人文字未到前早發去為佳賀參政落致仕依舊參政此公亦向之所為主其用無疑也方欲作書說伊山事適彭雲翔來門下遂併附之

某啓不相見之久承惠問甚慰所懷比辰起居佳勝近

報魏公乞致仕不允除少師建節判福州尚辭免未已昨日得周舍人書云與吾親十年前曽半面篤志科舉所學必過人此公不妄許可亦喜子東能自力謾恐知之承惠細茗兩種皆奇絶怱怱未有佳物為報不宣

答李仲孫

某知仲孫之名非一日而少同里閈識眉守亦舊矣中間隔闊不相見者亦多年故人劉吏部美中數談仲孫之賢抱負所有鬱鬱未得志今年春承訪僕於溪上惠

以長牋詞源浩博瓌瑋閎麗動人耳目如天球大圭森然炳然焜燿左右不待數琮璜珩玦之狀然後知其為寳也某於是知仲孫之才氣有終不可掩者若瘍屋連蹇校得失於一夫之目置之不足道仲孫勉之若寒為學自重

答胡斗南

某啓聞斗南之名舊矣雖同州里及緣曽氏姻聨得忝葭莩之好而各在一涯未嘗交際執事方少年遇天子

興大學聚四方豪英有補選甚難大江之西纔三人中格而執事之名與焉執經登堂才譽浸聞於人當是時某方坐詩語竄夜郎夷荒萬里之外與中原衣冠士大夫隔絶者七年何由一見儀矩今春蒙恩東歸閩執事以憂還里舍未及問訊忽辱長書見惠詞筆懇勤且以先府君銘文見屬竊不敢聞命而英彥道左右之意堅欲得之且先府君之事著矣而僕之鄙陋何能發於文也襄事有日介者在門又慮後時遽中附納臨書不能

盡報復之意不宣

與楊文𪔊

初春纔聞治裝偵伺不審方作送行詩未了遽聞車旆已行悵然遺恨久之未數日忽報令兄主管病不起禍出不測驟聞此信不覺大聲而倒想昆仲聞訃之時痛當奈何文發方履亨途欲摩霄漢忽爾一跌而墮之報忠襄公豈眛眛不可曉耶今一門兄弟子姪頭角嶄然孑出其後必大可倚以待也夏漸熱伏審追傷之餘起

居萬福某良邁闕於面慰私懷極不足千萬强飯自愛

與劉子方 三幅

某别去數日竊審起居萬福向丈書卷如前日面聞者言之鮮矣蒙示以所獻書皆究切當時之務必有見之者檢院進文字非書鋪所慣彼處自有一等人專管寫此文兼識體面只託朱公冔之必不誤也無緣再拜别道中加愛不宣

某啓江下相别已逾月道中晴暖十一月九日到家即

日若寒旅食佳否所幹必有美耗或未端的且一歸北堂日夕憂念如文字一事胡丈可憑不必親在彼候今宅中再遣僕夫力已多辦歸亦易莫若且回以慰太夫人之念逼冬節草草餘幸加愛不宣

朞啓忽聞歸騎喜不自勝不惟慰釋親意況有迎門而笑者喜可量耶承書具審起居萬福文字以下胡丈必不妄言惜乎劉舍人出然仕進有命亦不以一人而通塞也新正圖會見不宣

答王允元

某去歲𡨋縁到郡始識眉宇既蒙寵訪又貺以新文欽歎妙作愧無以當也承諭冲遠别開書室擁羣書掛琴劔其志豈淺哉蒙索名以進齋牓之可乎期公於九萬里外更進一步未見其止耳

慰楊建之

某不意凶變遽承先府徽猷中大訃音聞問驚怛爲之落淚者累日遥想左右心肝摧裂何以自處伏惟哀痛

切勿過為毀瘠皆無益也某前年領中大丈書云朝夕來宜春私心竊喜將有侍杖屨為遊山之樂去臘又得誨字筆畫語言健爽如舊日望宜春之耗冀得會面不謂紙墨未乾車軸出門而折言之愁人追思往日被竄沅陵平生故人視若不相識惟公父子同舟見訪傾蓋一見撫我如舊交所以愛存之意振拔流俗之外感戢豈可言諭老矣恨不能一至門屏撫棺哭奠而已襄事未畢千萬抑情自重

答王彥恭運使

某秋間嘗拜狀聞使車在荆南將由歸峽出辰沅想沅陵之人夾道竦觀以為榮一時異事也回日必泛舟由舊路經桃源觀訪壁間題字俯仰陳跡為之憮然僕但如漁人迷路不復見桃花源矣

盧溪文集卷三十三

宋 王庭珪 撰

論

盜賊論二篇并序

盜賊之變不一江西殘孽歷十年而不討始用招安為弭亂之計此養虎狼養疽根之術也使一日出落鈐鍵必橫突潰裂四出而不可禦愚獨憂之故作盜賊論焉

上篇

天下之患莫甚於大盜起而人主不知侯景嚮闕而梁武帝不知賊徧天下而隋煬帝不知此皆前世已然之事其轍跡可攷也今天下謀臣猛將豪俊之士奮然而爭出者皆髙談禦戎之策侈言誕詐謂盜賊為不足憂不知天下之所以安危治亂常繫於此昔秦既滅六國惟慮匈奴之為患使蒙恬北築長城延袤萬里而不知陳勝吳廣起於閭左之匹夫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威震邊陲而不知龐勛之亂起於銀刀之士卒然則盜賊之

起其始未必能桀大惟郡縣蔽匿以幸須史之安養其芽孽寖以成亂者非一日矣自艱難以來江浙荆廣所在盜起然皆暴興而亟滅惟虔州倚荒險洞窟林麓盡為賊蹊歷十年而磐牙猶在皇帝嘗下銅獸符發襄漢之師擒馘幾盡州縣不能撫緝厚賦深刑閭閻深苦於是復操鉏鉤為兵嘯會逋殘山谷響應二千石既莫能制且惡其鴟張而累已也欲設一奇計而莫知所出則其計維出於招安當時江西大帥亦聽其說而甘心焉

蓋其說以為不數月可以盡消江西之盜而使百官入賀於朝此直誕漫之術可紓朝夕之患而非為國長慮者也郡縣承其風往往縱賊不討悉招其渠率而官爵之賊利其然反跳聚山谷置魁立伍而陰結官吏各稱渠師以苟一時之賞雖平居未嘗為寇者亦相時生心操戈而崛起不惟能免於死而且歆艷爵祿之榮此豈非誘民以為亂者歟今虔州城中官兵無幾而招徠倔强之徒帶刀劍執銅撾列刺史庭下者凡數百人羣心

凛凛常若刀鋸在頸此豈可以為長久之計者哉所謂數百人者其故時黨伍散居大山長谷之間嘯呼成羣椎埋鼓鑄亦自若也間不得逞時出焚剽則州縣必責捕安之官提兵追討往往暗分財物自相屑齧驟雨絶弦莫見其跡州郡既不敢究窮其姦又且賞之以為有平賊之功凡如是踵而起者烽壘相望蓋設法有以啓之盜賊何時而可息也甚者盜賊雖起保伍不敢言縣邑不敢發至於勢張而不可掩則招安之旗四出上下

相為匿以避朝廷之知而已嗚呼禍有大於此者乎愚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大盜起而人主不知雖然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無所及自古禍亂未有不如此者今盜賊雖已萌尚可逆為之計顧愚無知不知所以逆消禍亂之計徒能論天下之勢如此惟冀廟堂帷幄之臣博採羣言使聖主知之則天下幸甚

下篇

庶民所以不安其田里棄鉤鉏而樂為盜者豈非法制

壞亂而勢有以驅之使然耶何則天下之亂必先有勢而其勢蓋常生於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無可觀而不足畏盜賊之初起非有陵寇郡邑之心至其久也習知郡邑之吏庸懦不材舉動施設無奇偉可觀然後有輕郡邑之心招安之旗一出則知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者必難於戰鬬之事邀脇郡邑知其不能應則郡邑人吏愈無足畏而招安之權常制於盜賊矣艱難以來招安之策非不嘗試而屢招屢叛蠭起之衆益多於前漢

法逐捕盜賊責部刺史二千石吾丘壽王有言盜賊猶有老吏二千石之過渤海𠞰亂二千石不能禽制則詔丞相御史選能治者宣帝中興郡守多以盜賊課最蓋有助云今四方未靖而以郡邑付之庸愚怯懦之人徒為盜賊輕侮横兵劫持必取稻安得官爵而後已自古及今未聞如此馭盜賊而能圖治者也且盜賊十年之閒屠殺官吏膾人之肝焚村落掠金帛怨怒之毒流於骨髓其閒有不共戴天之讐叫號無聞忍恥而未敢發

也一日伺天時之隙情若變生其心有所不可復忍則操戈拔劍以報讐為名叱咤咄嗟橫行天下以發其怨怒不洩之氣遂至於大亂此亦必然之理昔人云盜不能亂天下而能名天下之禍者此也近時士大夫習聞苟簡慮不及遠皆謂虔盜已息可以奠枕此最誤國之大者或謂賊雖未滅姑以寬朝廷之憂未為失也獨不見唐末咸通之盜耶㨗討宋威妄奏大渠死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不十日破八縣攻汝州殺將

史而東都大震則幾為宋威之誤矣若謂爵賞可以收賊心邪是時蘄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未幾詔拜王仙芝而黄巢恨賞不及已刼州兵再亂遂入陳蔡攻陷山東取江州轉攻潭岳西擾宣潤遍天下而勢不可遏則爵賞果不足以收賊心矣若謂盜賊已降便可無事邪是時高駢崔安潛等提兵鏖擊所嚮披靡賊氣既殲乃詔太平軍乞降詔授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復叛去轉寇入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刋

山開道趨建州臨桂管進寇廣州自是勢益横鰲有虎
噬中原之志然則盜賊來降果可以保其不叛乎若謂
賊未破而先言破賊皆近世之常事何足怪耶獨不見
唐末諸君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由是賊
得計整衆度淮破東都臨京師入春明門升大極殿跡
其所以至此之繇特原於諸君奏賊不實其禍遂至如
此嗚呼皆前世欺罔誤國之明驗奈何取其轍而復蹈
之以為可行也哉古人有言曰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

刑民無所畏亂莫大焉今盜賊殺人如麻而賞之以官葢自古未有大亂之世刑賞失柄而能有為者也惟賢人君子及其尚可以有為之時而圖之過是則恐災稔禍變天下靡靡日轉潰腐遂至於不可支持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已晚矣

盧溪文集卷三十三